

楊干華著

天堂

掙扎錄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TIAN * TANG * ZHENG * ZHA * LU

天堂掙扎錄

● 楊干華 著

● 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58

(赣)新登字第005号

书 名: 天堂挣扎录
作 者: 杨干华
出 版 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5号)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850×1168mm 1/32
印 张: 13.5
字 数: 30万
版 次: 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定 价: 6.35元(平) 8.50元(精)
ISBN 7—80579—180—5/I·148

邮政编码: 330002

(江西文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内 容 提 要

天堂是人们所崇尚的仙境，然而有其名无其实的天堂人，却在现实与理想的差异中挣扎奋斗，以其自我的牺牲，以其传统的思想观念，以其扭曲了的灵魂，去演绎他们理想中的境界。小说通过梁、钟、罗三家多舛的命运，真实地再现了生活于底层人的精神风貌与世态炎凉。小说充满了农民独一无二的机智与幽默，读来令人捧腹又令人深思。

目 录

题 叙		
第 一 章	天堂代有美人出	1
第 二 章	无端一阵秋风雨	8
第 三 章	烂下去和好起来	21
第 四 章	喜怒忧思的一天	33
第 五 章	阿哥是狗不是鸡	45
第 六 章	兄弟俩	57
第 七 章	精神支柱	70
第 八 章	双英会	82
第 九 章	咄咄怪事	96
第 十 章	转机	109
第 十 一 章	严峻的问题	123
第 十 二 章	阿爹无妻子无娘	138
第 十 三 章	寡妇同床	152
第 十 四 章	美丽的元宵	165
第 十 五 章	梦非梦	178
		193

第十六章	蝎蹶与豪迈	209
第十七章	走出土围子	223
第十八章	雉鸡怎样变凤凰	238
第十九章	有件喜事告诉你	253
第二十章	生命的真谛	266
第二十一章	呐喊和呻吟	281
第二十二章	大脑皮层问题	296
第二十三章	习习谷风	310
第二十四章	前进吧，拖拉机	324
第二十五章	好散好聚	338
第二十六章	天若有情	352
第二十七章	胡子形而上	366
第二十八章	美丽新世界	380
第二十九章	过五关	395
第三十章	不倒的大山	410
	尾 声	423

题 叙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是古人刘禹锡的名句。这名句对一个地方出名所需的条件，概括得确实准确，可谓要言不繁。然则，拿它来对照云开大山区的天堂寨，又不太尽然。因为天堂既没仙，也没龙，除了忠厚老实的山里人，或许只有一些乌龟王八癞蛤蟆，但又那样闻名遐迩，使人惊诧得始料不及。

天堂的出名在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它不但响在广播里，印在报纸上，还经常出现在官员的口里和官府的文件中，在本地本县本专区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了。倘若有谁对天堂的事情还一无所知，要是平头百姓，他不是瞎了眼睛，就是聋了耳朵。要是干部官员，他不是政治糊涂虫，就是不读书，不看报。对这些人均应棒喝一声：同志，你还要不要脑袋！

这样说，并非作者故意危言耸听。说这些话的人，都是有头有脸有水平的人物，牙齿当金使，句句是真理。当然，天堂的出名，不是因为有了象陈永贵那样的盖世英雄，也不是有了象大寨那样的创业史诗。恰恰相反，天堂出的是大臭名、臭大

名。一言以蔽之，就是天堂成了资本主义的大黑窝，关乎到千百万人头落地哩。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地主仔梁继承腐蚀了中农女儿罗金英，到县城去开房通奸，双双被抓获。接着是中农之子罗金河的“尾巴乐园”被揭露。他同样腐蚀了贫农寡妇莫一嫂，除了在深山老林里纷纷开荒种植搞“自发”，还野地苟合。事发东窗之后，梁继承和罗金河同时逃之夭夭，继续与人民为敌。

事情本来就这样简单。异性相吸，男女私通，自古以来就如此，并无什么新鲜奇特可言。当然，丑陋是丑陋了些，尤其是罗金河与莫一嫂，据女人交待，他们在老林深处竟然一丝不挂，如何从太阳落去到月亮上来，又如何从风大雨大到云散天晴……婆娘们谈论起来也要掩住一副红脸孔，骂一声发大瘟，发瘟种，真是丑死了，真是丑死了！

然而平心而论，这也是奸夫淫妇常有的故事，值不得大惊小怪。难道它比得上纣王姐己吗？比得上西门庆潘金莲吗？比不上的。无论从情节到性质，他们充其量是平平之辈。所以在最初的斗争和批判会上，大家都不痛不痒地、无非说些无聊的逗趣话开开心，你扮个鬼脸，我作个怪相，嘻哈大笑，挤眉弄眼，如此而已。

多亏了县革委会主任兼县委书记张均，能站在革命和历史的高度，俯瞰一切，洞察秋毫，扭转了局限于生活小节的讨论，毕竟是革命多年锻炼有素的领导干部，懂得辩证法，懂得唯物论，懂得透过现象看本质，懂得由浅及深由此及彼由生活及政治，等等，等等。就是说，一切的男女野合，青瓜黑豆，蒜皮鸡毛，都不能在政治路线之外独立存在。它不是孤立的，而是整体的；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不是一村一寨的小问题，而

是跟国际国内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大事情。他在群众大会上把眼睛一扫，徐徐有致地说：“如果仅仅看作是男人跟女人乱搞的问题，就把严峻的阶级斗争简单化了，表面化了，庸俗化了。当然，思想上的反动会导致作风上的腐化。作风腐化也是要大整特整的。但我们主要的还是抓牛鼻子。什么是牛鼻子呢？我首先提一个问题。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文化大革命节节胜利的时候，竟有人在深山老林里搞自由开荒，自由种植，自由搞女人，这说明了什么？这不是说明了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资本主义复辟越来越猖狂了么？联系到天堂大队许多咄咄怪事，长此下去，你们的天堂就要变地狱了，你们的玉皇山就要变成妖怪山了！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

张均还有许多精辟论述，恕无法一一引述。总之他的话是麻黄细辛，使人发汗透气；是醍醐灌顶，使人顿悟梦惊；是电光石火，使人心明眼亮。仍然是张均拨迷雾，指航向，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他迅速组织写作班子，写了调查报告，从政治、思想、哲学等等角度深入剖析，探幽索微。他在批发全县的时候庄严写道：“建议同志们认真一阅，竟有一个天堂，这样一个典型。把他划作新生资产阶级是毫无问题了。问题是他搞资本主义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共产党员跑到哪里去了？我们的干部跑到哪里去了？不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天公要下雨，娘子要出嫁，斗争就是了。如何通过这个难得的反面教材，大揭大批促大干，把坏事变成好事，才是当前中心的中心，关键的关键，政治的政治。”

且勿挑剔这段批示有什么不妥——这是一个新词迭出的时代，而张均的真知卓识是显而易见的。据莫可能传达时指出，有一个地位很高的负责人就很欣赏，说这段批示“颇得领袖精

髓”。不必考究真假，反正地区报纸把调查报告连同批示予以全文发表，还加了一个短评。还开辟了一个大批判专栏，几个月的文章里充斥着“砸烂”、“粉碎”、“击溃”这类字眼，充斥着疑问、惊叹和两个同用一块的标点符号。省报也发了消息，认为这是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反面意见也不是没有。有一篇文章的大意说，农民种一两块地，开一两块荒，是否值得这样上网？这样引经据典地进行批判，是否庸俗了经典？好吧，你有反批判的自由，我也有围剿你的权利。真金不怕火，真理不怕辩，那篇小文章也就成了奇文共赏之，疑义相与析。放在火上烤的自然仍是罗金河。并且导致刨出了罗金河的阶级根源，社会关系，时代背景。瞧，他的父亲是劳改释放犯，他的外父是官僚地主，他的朋友是“耕读斋”余孽，他的情妇是妓女的女儿。不错，他十五岁就当农业社的会计，但这不是他的光荣，而是混入革命队伍，早怀复辟之心。他出身中农，而中农恰恰最易滋生资本主义，做梦也想着赵公元帅。后来在小四清中被清洗，下了台，失去了天堂，更是刻骨仇恨，文化大革命一来就乘机夺权，曾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去大队的印把子……

除此之外，还有民间创作。民间创作允许革命浪漫主义，允许为路线斗争服务。已经有这种说法，天堂寨的这个农民生得奇丑，相貌凶恶，是少有的三角眼，平时说话就张牙舞爪，又淫荡，与地主仔狼狈为奸，在村子里兽性大作。据说，天堂寨从老到幼已无一个处女，是经卫生院检查过了的，云云。可惜，这样天地不容的大坏蛋逃之夭夭了，什么时候抓回来，不五马分尸也该枪毙，不枪毙也该判无期。

事情远不止此。他的家被抄了。他的“尾巴乐园”被辟作

现场，供来自四方八面的代表团参观批判。“尾巴乐园”的农作物制成标本，一部分送公社，一部分送县上，一部分留本大队作为罪证展览，以儆世人。无论大会小会，远的就批刘少奇，近的就批罗金河，上挂下联，绝无差池。公元一九七一年林彪叛党投敌，也把头一年就出逃了的罗金河扯上，是预谋已久，遥相呼应。

一个普普通通寂寂无闻的山里人，受到这样长时间，这样大规模，几乎是上上下下同仇敌忾的鞭挞讨伐，确实特殊而罕有。将来盛世修志，会不会作为一个特殊的现象载入志书，那是这类专家的事情了。在当时，作者约略知道的是，天堂大队在以张均为挂帅，以莫可能为亲抓的工作组的领导下，确乎扎扎实实、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地搞了几次大运动，打了几个大战役。他们以大批判开路，把革命红旗举得高高的，把斗争烈火烧得熊熊的，就真个是连年增产，捷报频传。也就无论党、团、妇、贫，无论民兵、治安、卫生、教育，无论一年里的春耕、夏插、秋收、冬藏，无论开山、治水、砍伐乃至灭鼠薰蚊打苍蝇，都在社里县里名列前茅，夺得先进的奖状锦旗凯旋而归……

难怪有新人之称的莫可能气壮神豪，在一个大会上说，张书记的预言没有错，坏事变好事，黑典型变成红典型。他同时也要作出一个伟大的预言：在这个光荣的七十年代里，崭新的天堂一定要建设成功，屹立在粤西，在岭南，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世界东方。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位天堂寨昔日的登徒浪子，已经颇具革命干部的雏型，令人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他已经掌握了不少革命语汇，能讲一口流利的县城白话。粗言秽语依然有，但明显已经把“乡骂”改为“县骂”，偶而

出现“省骂”和“国骂”，使其骂更具特色了。比如把乡下人的“屌”，改说“丢架奶”，就颇得“县骂”的神韵。又由于把领袖语录与群众语言相结合，表现了由粗鄙向高深迈进的势态，就是一个可喜的飞跃。

“新的天堂是什么样子呢？”他微微闭上眼睛，作思考状，然后环视众人一遍，诗意就出现了。他想起了领袖诗句，就充满感情地说：“新的天堂就是到处尽舜尧，红雨翻作浪，青山化为桥。就是到处莺歌燕舞，春风杨柳。还有寂寞嫦娥舒广袖。还有遍地英雄下夕烟。”但毕竟不能全念语录。掌握在手的语录也有用完的时候，接下去必须使用群众语言了：“总之，丢架奶，到那时候，家家有谷米，人人有存折。男不愁没老婆，女不愁没老公。我们天堂的女子也不会想外流，也不准外流。我们是讲自力更生的，讲自供自给的。到时担棍打你你也不想外流啦，日间有饭吃，夜间有被盖，生有床板，死有棺材，丢架奶！”

听到这里，大家愣了一愣，接着气氛开始活跃，并真的有点振奋了。谷米、老婆、饭、被子、床板、棺材，这几样东西确实贯穿了农民的一生。有了这几样，就有了社会主义，即使共产主义没实现，也就问题不大了。天堂人容易满足，不会贪得无厌的。

不过，要怎样才能有这样的日子呢？莫可能让大家思考得面面相觑不得要领的时候，就胸有成竹地演说下去：“天堂能从天上掉下来吗？能从地上冒出来吗？都不能！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这才是唯一的！做到这一点，说难也不难。党和人民信任我，我听党和人民的，你们听我的！我要你们去东，你们就别去西；我要你们别蹲着，你们就站起来。这样，这个

新天堂就包在我身上了。在当前，我们要紧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决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资本主义这个东西，就象——唔，就象——”

莫可能想借用一个生动的比喻，但不幸被卡住了。“这个”几下之后，就断然采取措施，用起了“县骂”这个万能代名词：“资本主义就象这个丢架奶！它远远没有断子绝孙，还在作垂死挣扎！”

说到这里，莫可能发现自己又没词了，他又不想结束演讲。那样会显得自己无能。他便故意顿了顿，趁喝开水的时光把眼睛一轮，看见墙上一幅地图，受到启发，又继续发挥下去：“这个资本主义怎样挣扎呢？一目了然，它挣扎在世界各国，神州各地。它挣扎在城市街巷，农村山头。它在你我之间，父子兄弟之间，夫妻婢姆之间挣扎。在亲戚朋友，同事同志，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之间挣扎。它甚至挣扎在你的屋厅里，厨房里，锅盆里，尿桶尿缸里。它甚至还在你的皮里肉里，心里肚里，思想里，灵魂里，在你跟老婆睡觉的那个——那个丢架奶里，挣扎！”

.....

唉哟，这个莫可能后面就说得离谱了，粗陋难听了。德行和修养都不错的支部书记钟万年，也不禁皱起了眉头，小声嘀咕道：“这臭嘴！还那么多挣扎，叫人活不活呢！”话虽如此，莫可能的讲话也有不少精采的地方，也印证了天堂发生的许多事情，所以作者略作增删，稍加整理，引入题叙。

第一章

天堂代有美人出

莫可能深入浅出分析“挣扎”种种，其中关于男女关系的两条路线斗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除了对罗金河莫一嫂，梁继承罗金英这两对奸夫淫妇进行指名道姓批判外，还有所指地对在场的一位听众作了严厉的警告。他用麻鹰一样的目光，在那位听众的脸上停了一会儿，象挖地一样狠狠挖了一眼：“有些人以为自己很正经很干净。其实满肚子资产阶级坏水，只是还没流出来。或者流出来还未被发现。你乖乖千万别撞在我手里。一撞上了，嘿，我就煎你的肉，剥你的皮，拆你的骨！”

被莫可能警告的这位听众，是罗可灿的老四罗金汪，一个又漂亮又英俊的青年后生仔。他有个特殊的爱好，就是喜欢唱戏做戏，在田心中学上初中时就做了学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吹、打、弹，唱都是来得一手的。广州话讲得比外江来的工作同志还准确还动听。这在讲客家“俚话”的天堂，确实令人惊奇，他在家唱一句粤曲，全寨人都听得声声入耳，有起有落，有高有低，就跟收音机播出的差不多。据曾教过他学粤曲的梁继承说，他的声线比省城那个唱《柳毅传书》的演员还要

好一些，音域还要宽一些。省城那演员一唱高音就砸了，罗金汪却不怕唱高音。罗可灿对自己老四这点长处并不欣赏，“文革”开始不久就让他辍了学。他除了在生产队开工外，似乎不理什么闲事，一有空就拉他的破二胡，或者逢阴天逢文化室活动就排戏去。他做梦都想着到县粤剧团去当演员，做大戏。每当他说出自己心愿的时候，有人就会觉得人的心思确是不一样的，或者从心里为他叹息，谁叫你有了一副好的脸相好的嗓子，却又落在罗可灿这样不好的家庭呢？

其实他不烦恼。他或者还不懂得烦恼。否则，他怎么没有听到莫可能的严厉警告？莫可能说出那番话的时候，原指望他会受到震慑，脸上露出惧怕的神色，其他人也会注视着他，令他万分的尴尬和狼狈。然而罗金汪却若无其事，其他人也无任何反应，使莫可能的希望落了空。他是心中本无事呢？还是他故作镇静呢？莫可能也不免生出一种迟疑，自己是否有点疑心生暗鬼了？

不过，会场里有一个人听得明白，至少约约摸摸明白。他就是支部书记钟万年的儿媳妇莫月娇。听不明白倒没什么。一听明白她不免心里发酸，为罗金汪生了同情，抱了不平。造孽了，莫可能你别又害人吧，人家好端端的才没你一肚子坏水呢！她凭着自己涉世的经历和感受，总觉得人世间无穷尽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大悲大喜，全都是由女人引起的。眼下天堂出现的大事，说好听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哪一条路线不牵到女人头上？唉，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千万别又再来一桩啊。她抬眼看看比自己年轻的妹子，尤其看到自己的小姑子钟进喜，内侄莫奕妹，心里既浮起了祝福，也更浮起了担忧。

也难怪，无论钟进喜，也无论莫奕妹，都长得太美丽了。

应该指出，天堂人对于女人的美与丑并不看重。美又怎样？丑又怎样？都不能填饱肚子是不是？读书人的“秀色可餐”还不如放屁！耕家人是讲实际的。一年开始，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时年吉利不吉利，谷子结实不结实，老婆生养不生养。其次是竹木的价格长了没有，准不准山货上市，自养的生猪和鸡、鸭、鹅要上缴多少。当这一切都不能惬意和舒心，就会眉头越皱越紧，脖子扬不起来，一颗火热的心冷飕飕地沉下去，两眼毫无神采地呆滞了，旧年盼新年，今年望明天，怎么又落空了呢？这样的，他们的视觉、听觉和所有感觉，都经不起太多失望的折磨，一天比一天疲倦下去和麻木下去，人事物事都愈益引不起注意了。

然则或许正因为这样，只要有一点新鲜的东西发生，有什么在眼前一亮，他们又会敏感起来。当他们仍然感到乏味，感到混沌，日子已经完全没了指望，只是有一天算一天，钟进喜和奚妹这一茬妹子却在悄悄地长高长大，身体的每个部位都象秋蛇和夏蝉似的蜕去原来的模样，浑圆了骨肉，绯红了血色，细长了发丝，发达了胸脯，该膨起的膨起来，该凹陷的凹下去。大约在最易展示美丽的什么时刻和什么地方，比如早上，朝霞的一缕象胭脂灿烂；而晚上，月光比水银还洁白；雾纱在将散而未散尽；毛毛雨下得蒙蒙胧胧地……人们偶然间看见了她们，她们的一副脸庞，一个背影，一个从高处下来的姿势，一个侧身托着腮帮凝思的神态……这种芳龄、这种美貌女子的那份娇艳，那份妩媚，那份绰约飘动或亭亭玉立的神采，都难免被一些人骤而发现，不禁眨了眨眼睛，心思动了动。然后，用“啊呀”、“唉哟”这类惊叹的声音表示欣喜。据说有一位来天堂参观的工作同志还说过“江山代有美人出”的话，

不知是什么意思了。

当然，老一辈的耕家人只会用慈爱的目光，稍稍一瞥，晓得她们业已长成大妹子就够了。顶多淡淡地说一句：“也不知来日要淫死谁家的男人！”就会走开去，忙自己的工夫和谋算自己的计划。至于研究她们的长短优劣，却只有那些后生仔和闲得无聊的人们。她们长得美，这是比较一致的看法。她们超过了当年的陆梦兰和莫月娇，这也是比较一致的看法。也许天堂历史上没出过这样的女子，这又也是比较一致的看法。但具体到一点，一个方面，用生产队评工记分的标准和办法，结合到家庭、社关、政治、性格、文化、表现……等等，就互有高低，各有长短，不是钟进喜得个满分，就是莫天妹得个满分。

还是先说钟进喜吧。她个子比较高，脸孔周正，也比较丰满。鼻梁不高不矮，嘴巴不大不小。耕家人比较看重嘴巴，因为“男人嘴大吃四方，女人嘴大吃死郎”。而且，钟进喜整个五官的布局，使她永远都有微微的笑容。这样的相貌是有福气的，她现在就够有福气了，父亲钟万年是天堂寨的最高领导，多年来做着稳如泰山的支部书记，她又读到高中毕业，大学的位置正在等待着她。难能可贵的是，她并没有把这些优越感当成包袱，背在自己背上。也没当成架子，摆在人家面前。她是平易近人的。她是和蔼可亲的。碰上叔伯婶姆，远远就笑了，远远就问。总不会闭上嘴巴，更不会绷紧脸相，家教是极好的。按说，似她这样的家景，可以穿得很出色，而她却随随便便，很时髦的学生装穿得，很土头的大襟衫也穿得，反显得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因为她皮肤是少有的白皙，象嫩嫩的桂圆肉，象细细的糯米粉，又透出十成的血色，罨粟花似的叫人喜爱死了。若果钟万年在场，就总有人也是真心也是讨